

# 國外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薩仁高娃

**內容摘要：**敦煌藏經洞發現至今已過一個世紀，有關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的整理出版絡繹不絕、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綜觀學術趨勢，基本集中於對漢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對曾在敦煌地區活躍一時並留有眾多文字史料的非漢民族之非漢文文獻注意甚少。在國外，法國藏敦煌文獻中的吐蕃文文獻早得到整理。國內，王堯等先生利用國外學者的成果，先後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等著述。與此相比，很少人注意已出版的敦煌漢文文獻中所夾雜的非漢文文獻。本文擬對此類文獻做統計，為學界利用提供方便。

**關鍵詞：**敦煌文獻 漢文圖集 非漢文文獻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要道，不僅有中外宗教、政治、文化、物質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也存在着多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敦煌原本是月氏、匈奴人遊牧之地，自漢代進入中原王朝的版圖，但仍保持着與周邊各民族密切交往。隋唐時期粟特人大批湧入中國及其週邊地區，作為東西方貿易的承載者，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極為活躍，所留下的文字資料是我們今天研究粟特文化不可闕少的寶貴文獻。公元 786 – 848 年間，吐蕃佔領敦煌，藏經洞出土大批吐蕃文文獻不僅反映吐蕃文化對敦煌及其週圍地區的影響，也是彌補藏區本土文獻迺至漢文文獻未涉及的資料闕憾。848 年，張議潮起兵驅除吐蕃，敦煌回歸中央政府管轄之內，此時，敦煌與東西回鶻以及于闐王國間往來頻繁。因此，敦煌文獻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回鶻文、于闐文史料。這些史料不祇以篇幅較大、獨立形式存在，也有的是在漢文文獻背面或者上下前後留下了痕跡。對於以獨立形式留存下來的民族文字史料，國內外館藏單位均已編號，並以不同形式陸續公佈。而漢文文獻中零散的民族文字資料，卻從未得到整理。比起整卷文獻，幾行或者幾個字組成的零散文獻，其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民族文字文獻，尤其已成“死文字”，瀕臨消失的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及吐火羅文等古代文字來說，任何一種資料對其民族文化的傳播與民族文字的研究，都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對這部分資料的整理與公佈是學術界所期待的。

《文津學誌》第二輯刊登了本人所編《國內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此篇則專門介紹國外藏部分，主要是法國、英國、俄羅斯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其中，俄藏中的非漢文文獻雖多，但是，Дx9585 – 10150，共 566 號為非敦煌所出，且基本為碎片，其後的大多文獻亦多為碎片，故不收錄 Дx9585 後的編號。本目錄適當地參考了王堯先生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和陳慶英著《〈斯坦因劫經錄〉、

〈伯希和劫經錄〉所收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sup>①</sup>一文（下簡稱陳氏文）、張廣達、榮新江先生編寫的《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於闐語寫卷目錄初稿》<sup>②</sup>。

## 一、藏文

吐蕃王朝繼松贊干布王時期的良好發展，到赤松德贊（754－797）時期，吐蕃王朝發展到鼎盛階段，向四面擴張，786年陷沙洲，統治至868年。此間，敦煌地區全面使用藏文，甚至到歸義軍時期，甘州和于闐官府仍在使用藏文<sup>③</sup>。敦煌藏經洞發現了數千件古藏文寫本，大多數是佛經，但也有不少吐蕃歷史典籍、文學作品以及社會文書，例如《吐蕃王朝編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記》、《小邦邦伯與家臣名表》等，這些資料填補了吐蕃本土文獻迺至中原漢地史料記載的空白。作為相對完整的文獻，這些資料都已由各館藏單位編號，並以不同形式公佈<sup>④</sup>。我們通覽敦煌文獻之後發現，除了上述這些藏文文獻外，很多漢文卷子背面或者前後上下也留有大量藏文書寫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一方面反映漢文資料本身的年代特徵，另一方面反映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吐蕃文的普及與廣泛使用程度。

P. 2035v

漢文《瑜伽師地論五識身相應地等前十二地分門記補記》的行間，斷斷續續草寫的藏文，近30行。

P. 2046

與Pt. 1257號<sup>⑤</sup>對應，漢藏對譯的《佛學字書》，共642個藏文佛教詞語，個別幾個藏文詞語無漢語對照。

P. 2061v

漢文《瑜伽論手記補記》卷首有草體藏文5行，中有10行，字體整齊，開頭為“vjugs pavi sgra brgyad bstan pav tshigs levur byap pa”。

P. 2093

漢文《瑜伽師地論決擇分分門記卷第二》後有2行草寫的藏文題記。

P. 2094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結尾部分的地腳有2行藏文。

P. 2190v

漢文《瑜伽師地論菩薩第十五分門記卷第二補記》背面有13行草寫的藏文。

P. 2210v

漢文《瑜伽師地論決擇分分門記卷第一》背面有2行模糊不清的藏文。

P. 2338v

漢文《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並序》背面，1行藏文補記“ded nas tshe dang ldan pa rab vbyor kyis bcom ldan vdas la vdi skad ces gsol to bcom ldan vdes（下殘）”（漢譯：於是，須菩提長者白佛言，世尊）。

P. 2426v

《佛說稻芊經注疏》，共17行，開頭“chen po zhes pya pa ni thog ma phyed pov i mi

nag pa las phyogs pa ……”，結尾“yan lag rnam pa brjod do”。

P. 2465v

共6行藏文，第1行“zhang lo”，第二、三行均是“zhang lon che（漢譯“大論”）”第四行“dkon mtsho”，第五行“dkon mtsho gsum lav”（漢譯：“三寶”），第六行“byang chub sems dpavi shar pyad d”。

P. 2496v

與Pt. 2123號<sup>⑥</sup>對應，書函殘片。較為清楚的有24行。

P. 2528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sup>⑦</sup>的尾記“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側有藏文音譯“文選”（mun sban）。

P. 2569

與P. t0113v號對應。漢文《春秋後語略出本》末尾有：橫寫的2行藏文，開頭是“yon chos kyi dbyings rang bzhin……”；豎寫的共11行藏文，分兩段，一段是4行，開頭為“nang rje po blon bdzan bzhe……”，另一段是7行，開頭是“rgya gar skad du bavd brav cav ri vphran niv rav cha ya”、“bod skad du vjam dpal gzhon nur gyrur dpav lav……”，顯然是佛經開頭。

P. 2569v

與P. t0113號<sup>⑧</sup>對應。

a、漢文《二郎偉》行間有1行藏文“nang rje po pon da bzher kyi zhar dang/dge scho（殘）gslong”。

b、藏文《大論致沙州安托論告牒》，開頭“zhang lon ched pho long cu nas……”，整篇字跡不清。其前還有一行藏文“yon chos kyi dbyings rang bzhin……”，與P. 2569橫寫的藏文開頭相似。其下是漢文“沙州大雲律師道樂春秋後語下卷”。

P. 2622v

殘片，藏文“ga”的習字。

P. 2663

與P. t1074號<sup>⑨</sup>對應，似乎是“kha ga nga ca cha na”6個字母。

P. 2665v

與P. t2086號<sup>⑩</sup>對應。

a、漢文“願文”中夾雜藏文1個字“don（漢譯：義）”。

b、漢文《陀羅尼雜集四天王所說大神咒略抄》前有2行藏文“byang cub sems dpav（漢譯：菩薩）、sems dpav chen po 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stong phrag lnya pa gcing rdzog so（漢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五千頌終”）。

P. 2702v

白畫動物和星象題記中間有1行藏文紀年“bya ba lovi dbyar sla rab（漢譯：酉年四月）。

P. 2732

漢文文獻《登真隱決》<sup>⑪</sup>行間有2行藏文“nang eje po blon ba san sras gyis ma chid

sul vpav/ mdo gams : dang bed gams: gyi ris la gtogs pavi rnam/ bed bon gyi lan (不清)”。

P. 2762va

漢文文獻中夾存 9 行藏漢對照詞彙，即“南北東西、河西一路、牛羊、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漢、特蕃、胡、退渾、回鶻、漢天子、回鶻王、土蕃天子、退渾王、龍王、龍、師子（筆者：獅子）、大蟲（筆者：老虎）、犛（mao）牛、蛇、豬、狼、野馬、鹿、黃羊、野狐、口子一個打得”等詞彙的藏漢對照。陳氏文中提到此文獻。

P. 2765

與 Pt. 1070 號<sup>⑩</sup>對應。藏文算術口訣 5 行，然而自 “dgu dgu brgyad bcu gcig”（九九八十一）起，到 “bdun bgyad bcu lnga drug”（七八五十六）較為清楚，其餘 2 行則無規律的數字。陳氏文中提到此文獻。

P. 2772v

連筆草寫的 6 行藏文。

P. 2797

漢文相書中有 1 行藏文 “cang dge cang dge lig”。

P. 2851v

與 Pt. 1040 號<sup>⑩</sup>對應。藏文《苯教儀軌》共 135 行。

P. 2853

與 Pt. 1134v 號<sup>⑩</sup>對應。

a、漢文文獻《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的行間有藏文 “gsas phye”、“gsov”、“ga nga ga ga ga ga ga nga”、“gyis rgyoso”。

b、天頭（實為地腳，該圖片被倒拍）有藏文 “gong rgog sbum bya pa”。

P. 2853v

與 Pt. 1134 號<sup>⑩</sup>對應。

藏文《苯教殯葬儀禮故事》，卷首殘，卷上標有共 300 行（實為 296 行）。字跡不清。

P. 2855

與 Pt. 243v 號<sup>⑩</sup>對應。藏文《畢盧遮那佛命名儀軌》，共 30 行，第 10、11 行、第 13、14、15 行後有漢文對照。

P. 2855v

與 Pt. 243 號<sup>⑩</sup>對應。藏文《曼陀羅》共 6 行。

P. 2878v

殘葉，斷斷續續的 10 行藏文。

P. 2890

與 Pt. 1071v<sup>⑩</sup>號對應。

a、漢文文獻《妙法蓮華經》卷第四的地腳有 1 個藏文 “lags”。

b、漢文文獻《佛頂尊勝經》卷首漢文題名下有 1 行藏文。

c、漢文《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治地品第二十一》末有 2 行藏文。

P. 2890v

與 Pt. 1071 號<sup>①</sup>對應。藏文《狩獵傷人賠償律》，共 467 行，中間有不同人抄寫的痕跡。《敦煌吐蕃文獻選》<sup>②</sup>中有漢譯文。

P. 2935

與 Pt. 1262 號<sup>③</sup>對應。漢文文獻《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卷首有藏文音注，共 4 行。

P. 2941v

漢文《如意輪陀羅尼咒》前有 1 行藏文。

P. 2969v

回鶻文中間有 2 行模糊不清的藏文。

P. 2986v

與 Pt. 1251 號<sup>④</sup>對應。是藏文音寫文獻，行數較多，字跡密密麻麻。

P. 2989v

與 Pt. 0781 號<sup>⑤</sup>對應。藏文佛經，共 120 行。經中出現不同字跡，說明是由幾個不同的人去抄的。

P. 2990

與 Pt. 0133<sup>⑥</sup>號對應。卷首有 5 行藏文佛經，草寫。

P. 2990v

與 Pt. 0133v<sup>⑦</sup>號對應。漢文文獻書儀後有 19 行藏文佛經。草寫。

P. 3036v

漢文文獻《佛說勸善經一卷題簽》之前，有 2 行藏文，似乎是“ka ga kha”等字母。

P. 3073

與 Pt. 1129 號<sup>⑧</sup>對應。18 行藏文《庫公珠致僧錄貼》。

P. 3073v

與 Pt. 1129 號<sup>⑨</sup>對應。漢文佛教名詞 10 行。再有 1 行回鶻文，2 行藏文。藏文字體與其正面同，顯然是同一文獻。

P. 3077

與 Pt. 0151 號<sup>⑩</sup>對應。藏文佛經《普賢行願王經疏釋》，首殘，分欄橫寫，共 22 欄，前 18 欄皆 16 行。第 19、20 欄為 15 行，第 21 欄為 17 行，最後一欄為 7 行，包括 1 行尾題 “vphags pha vkun du bzang pho sphyod phavi smon lam cen pho vgrel da phavi mdo r dzogs so” 和 1 行 “vphag pa de bzhin”。烏絲欄。

P. 3088

與 Pt. 0342 號<sup>⑪</sup>對應。藏文咒語 10 行，行間有漢文對照。卷末有 3 個藏文 “vo de chan”。

P. 3137

與 Pt. 0047 號<sup>⑫</sup>對應。漢文文獻《南歌子》後有藏文密咒 41 行，分欄豎寫，每欄 3 行。後有漢文文獻《如意輪陀羅尼咒》等經。漢文《大辯邪正經一卷》後一欄還有

一行藏文咒語。

P. 3184v

漢文《甲子年八月七日于闐太子將法華經第四卷題記》後邊，有2行藏文題記。

P. 3243v

漢文人名中雜寫藏文數行，字跡不清。

P. 3288v

漢文文獻後有2種藏文文獻，模糊不清。一種似乎是天文曆法圖。另一種的行數較多，並且整齊工整，似乎是咒語。

P. 3289

漢文文獻後有2行藏文咒語，漢文上面重疊寫有2行藏文。

P. 3301

與 Pt. 1261 號<sup>①</sup>對應。漢藏對照詞彙，包括佛經名和佛教術語對照。首殘，共150行，每行字數不等。繼幾行殘存的漢文文獻後又出現幾行草寫藏文。陳氏文中提到此文獻。

P. 3327v

與 Pt. 0762 號<sup>②</sup>對應。首殘，有2種文獻組成，第一種行數不多，字跡不清呈密密麻麻狀；第二種是《聖緣起心經》，字跡俐落，行間距離極大，一長卷上分欄橫寫，4欄，前2欄皆6行，第3欄為7行，最後1欄是2行。

P. 3369p8v

藏文殘葉。

P. 3369p14

藏文殘葉。

P. 3402

漢文《論語》卷第六中有兩行藏文“nang sje bo blon btsan ??”。

P. 3402v

1行藏文人名題記，看似都是漢人名，如“ban vde hing an”。

P. 3419

與 Pt. 1046 號<sup>③</sup>對應。

a、漢藏雙語千字文。卷首和下端甚殘，共54行，前44行為漢藏對照，後10行則無藏文對照。

b、藏文占卜文書，共32行。草寫。

P. 3447

與 Pt. 0290 號<sup>④</sup>對應。佛經，首殘尾闕。共29行。

P. 3447v

與 Pt. 0290 號<sup>⑤</sup>對應。漢文《妙法蓮華經》行間有藏文，首殘。共30行，前21行和後3行為漢藏雙行，中間6行祇有漢文。

P. 3522

與 Pt. 1079 號<sup>⑥</sup>對應。《比丘邦靜根訴狀》，橫寫，首尾全，共23行，卷末有印章

27 枚。《敦煌吐蕃文獻選》中錄其譯文。

P. 3523

與 Pt. 1098 號<sup>◎</sup>對應。《于田貢使歲賦事》，橫寫，共 13 行，左上角稍殘，地腳有印章 11 枚。《敦煌吐蕃文獻選》中錄其譯文。

P. 3524

與 Pt. 1243 號<sup>◎</sup>對應。藏文音寫，共 21 行，行長短不等，有鉤劃痕跡。

P. 3527

與 Pt. 1081 號<sup>◎</sup>對應。《關於吐谷渾莫賀延部落奴隸李央貝事訴狀》，共 23 行。字跡清晰，卷末蓋有漢文方形大印一枚。《敦煌吐蕃文獻選》中錄其譯文。

P. 3529

與 Pt. 1082 號<sup>◎</sup>對應。《登埃里部可汗回文》，共 41 行，草書字體，卷中卷末有相同的方形大印。《敦煌吐蕃文獻選》中錄其譯文。

P. 3530

與 Pt. 1045 號<sup>◎</sup>對應。《鳥鳴占卜書》，卷首有整齊的 8 行文字，其餘均為方格，內有 2、3 或 4 行字不等，其中唯一的 “shar/ lho shar/ lho/ lho nub /nub/nub byang/byang/byang shar/ ni ka lding (漢譯：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 為單行。

P. 3531

與 Pt. 0849 號<sup>◎</sup>對應。《梵藏對譯佛經辭彙文例集》，行間有小字注釋，無法統計具體行數。卷末有抄寫者題記 “vbro kon mchog dpal gis bris pa”。

P. 3531v

與 Pt. 0849 號<sup>◎</sup>對應。《梵藏對譯佛經辭彙文例集補注》，長卷，字不多，零散的 “dang po gcing/gnyis pa/gsum pa/bzhi pa/lnga pa/drug pa/bdun pa” 等字，即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等編號。

P. 3555BP3v

殘葉，模糊不清的幾行藏文。

P. 3643v

《敦煌寶藏》中注為 “咸通二年地契及藏文殘卷”，而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標為 “雜寫”。漢文中夾雜的幾行藏文，模糊不清。

P. 3666v

殘卷，漢文間夾雜的幾個藏文，似乎是漢人名音寫。

P. 3770v

若干漢文文獻中，有 2 行藏文題記 “nang eje po blon bcan pum bcan gyis zha pya nas ban de ce kyi□ma na mchid gpal□” mchid nas。

P. 3861

漢文《大悲經真言等諸印咒》後，漢藏對照佛教名詞，三葉，每葉分兩欄，第一欄 7 行，最後一欄 1 行，其餘皆 8 行，共 42 行。烏絲欄。只有第一葉有漢文對照，其餘則無，藏文似乎是梵語的音寫。

P. 3896v

《鳥鳴占卜書》<sup>④</sup>，有方格，每方格有 2、3 或 4 行不等的藏文，其中唯一的“shar/lho shar/ lho/ lho nub /nub/nub byang/byang/byang shar/changs pa（漢譯：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為單行。與 P. 3530 類似。

P. 4071

漢文佛經《大佛頂如來頂髻白蓋陀羅尼神咒經》後，9 行藏文咒語。烏絲欄。

P. 4539v

藏文字母 10 行，“ki ku ke ko ka ma/khi khu khe kho kha ma……”等字母。

P. 4551v

3 行藏文，“khams po byang cu sel dbal ge rnge……”等陀羅尼。

P. 4623v

殘卷，漢文獻背面，幾塊藏文，橫豎不一，看似是裱紙。由紙片上的幾行字看是佛經內容。

P. 4664v

漢文佛經目錄中摻雜幾個藏文，雜亂不齊。

P. 4683

漢文《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師子喉菩薩品第十一之六》末幾行中，摻雜 8 行藏文，字跡細小。

P. 4683v

首尾闕，共 47 行，字跡細小。

P. 4741v

漢藏文摻雜的殘卷，藏文有 2 行。

P. 4988

漢文《莊子》殘卷天頭有 2 行藏文，“byi lovi dbyar sla vbring po……sha cuvi dge……”，漢譯為“酉年五月……沙州和尚……”。

P. 5029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勸持品第十三》後，40 行藏文，首殘，字跡不清。

P. 5528

與漢文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片一起，有 3 行藏文。

P. 5551Bis

模糊不清的藏文數行。

P. 5570v

1 行藏文，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三個藏文字母“ka kha ga”。

P. 5571

漢文同樣的藏文詞彙“drang srong”（漢譯：修行者）。

P. 5571v

6 行藏文，頭 5 行開頭“rnam pa tham cad mkhyems nyin rnam par dag pa ste……”，第 6 行書寫為相反方向，“sangs rgyas sang sangs rgya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 dang”

(漢譯：佛 佛和菩提和)。

P. 5574v

藏文 6 行，其中 5 行方向一致，其第 1、3、5 行均是若干藏文字母 “ga” 和 “da”，中間 2 行為 “ba rgyag skar skad dus bod skad du/vphags pa vjam dpal phyag tshal lo/vdi skad bdag gi sangs rgya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v thams cad la phyag vtshal lo”（漢譯：梵文名藏文名/南無文殊師利/此言南無眾佛和菩薩）；反方向的一行是 “vphags pa vjam dpal la phya”（漢譯：南無妙吉祥）。顯然是佛經的開頭。

P. 5585vb

漢文殘卷上，4 行藏文，橫寫。

P. 5587

漢文佛經殘卷，行間有 2 行方向相對的藏文，另一殘卷亦有藏文殘行。

P. 5590

一幅曼陀羅畫後有 5 行藏文，似乎是陀羅尼字。

P. 6038

殘片，1 行藏文，有割掉的痕跡。

Ch. 03. 20

漢文《芭蕉若結子詩》左，若干行橫寫藏文，豎寫漢文為“芭蕉若結子 竹筆生其  
實 斯皆眾自空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眾善法 如劍砍人頭”。

Ch. 73. viii. 13 (IOL. C. 136)

藏漢對譯陀羅尼偈，7 個雙行，末有漢文 3 行。

Ch. 73. viiiV (IOL. C. 103AV)

殘卷《孔天等納色物曆》上，藏文有數行，行數不規則。

Ch. 77. ii. 3 (IOL. C. 130)

漢文《佛說阿彌陀經》，附藏文音寫，分欄橫寫。字跡不清。

Ch. 83. xi (IOL. C. 98)

共 4 紙，第一連接的兩紙交界處有 1 行藏文，一紙 5 行漢文後有 13 行藏文。另一連接的兩紙上，共有 19 行藏文。

Ch. 86. iv. 3 (IOL. C. 119)

漢文 3 行《蘭亭記》後，有 7 行藏文雜寫，是所有藏文字母的重複抄寫，後 1 行漢文雜寫是“房室 坊舍 防廊”。

Ch. 85. ix (IOL. C. 108)

豎寫漢文雜寫後，有整齊工整的藏文佛經，橫寫。僅僅是長卷的一部分，從現有的內容判斷是般若經。

Ch. 86. ii. back (IOL. C. 132)

漢藏對譯千字文，前 6 行為藏文，後有 4 行漢文《千字文》，又有 5 行藏文，後是 2 行漢文，亦是《千字文》的開頭。

Ch. 9. ii. 17 (IOL. C. 131)

長卷，藏漢對譯，兩種文獻，分別是 290 行和 195 行。

Fragment89 (IOL. C. 135)

漢藏對譯陀羅尼，祇有前3行是雙語對照，之後16行藏文為單行。

S. 0095

漢文《顯德三年（956）具注曆日》行間，有2行藏文皈依祈禱文。

S. 0095v

漢文《顯德三年（956）具注曆日》背面，藏文佛經，共114行。開頭：“dkon mchog gsum la phyags vtshal lo”（漢譯：南無三寶）。

S. 0155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背面，藏文若干行，字跡不清。

S. 0348

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七卷二十九》後，有1行藏文題記。

S. 0396v

漢文勘經部帙數目，後有2行藏文，“ban de myi vdi nyi ma vdi hba shang myi bong bya shang lha chom myi chom”和“don gi mch□”等。

S. 0421

漢文《思益經卷第一》背面，若干行藏文，字跡不清，由“lha chen po brgyad”（漢譯：八大天、梵天）、“gnod sbyin chen po brgyad”（漢譯：八大夜叉）等詞彙看，是佛經斷片。

S. 0510

漢文《四分律藏卷第三十四受戒捷度卷之五》前，2行藏文“nang rdze po blon khong bo ……”。

S. 0548v

漢文《佛本行集經變文》卷天頭有3個藏文，看似漢人名。

S. 0614v

殘卷，較清晰的有8行，開頭亦是“nang rdze po”（漢譯：大臣）。

S. 0702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卷末，1行藏文，不清晰。

S. 0747v

漢文《論語集解》背面，1行藏文，“ka kha ga nga cha ca”等藏文字母。

S. 1000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藏文文書11行，較為清楚的為“khug ma”（小袋子），“dmyig”（眼睛）等。

S. 1145v

漢文《病瘡還題文》前，4行藏文，字跡模糊。

S. 1211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末，藏文抄寫者題記“sag zhun zhun bris”。

S. 1495v

漢文《釋門雜文》背面，27行藏文，首不清。由文末“rigs sngags kyi rgyal po bcom ldan vdas dpal phyag na rdo eje……”（漢譯：眾生之王佛尊手持金剛……）判斷其為佛經。

S. 1818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一卷》末，藏文人名題記。

S. 2228

漢文《修城分役表》末，藏文45行。第22行以後的藏文為另起行，並且反方向書寫，顯然是另一種文獻，其開頭是“pha gi lovi spyid sla vbring po”（亥年二月）。榮新江在其文《通類考》<sup>⑤</sup>中曾提到此藏文文獻。該卷背面漢文文獻中亦有4行藏文，開頭是“pha gi lovi dbyar sla ra ches bcu kyi gdud”（亥年四月十日），由不完整的文字內容看似乎是“破酒曆”。

S. 2443v

漢文《藥師經》背面，3行藏文雜寫。

S. 2636v

漢文文獻背面，2行藏文。

S. 2736v

漢文《妙法蓮華經》背面，36行藏文，中有“khug sta (rta) ayan rtse”（雲雀）、“vol ba”（鶲）等鳥名。

S. 2950

漢文《大乘無量壽經》卷中和末，均有3個藏文“li vgi vgi”。

S. 3145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2處藏文，一處為6行，另1處是3行，均模糊不清。

S. 3351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2行藏文，第一行是“rnam par dag pa”（清靜、純潔）；第二行僅僅是一個字“na”。

S. 3762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S. 3810

漢文《佛說大乘稻莖經》後，3行藏文，第一行是“rgya gar skad du”（漢譯：梵文名），顯然是佛經開頭；第二行是“mchen (mched) po”（漢譯：兄弟）；第三行“vprul gyi lha brtsan po khri gtsug”（漢譯：天之化身贊普赤祖），說明此文獻為赤祖德贊時期（815–841）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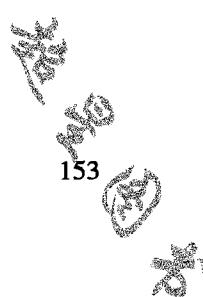
S. 3824v

漢文《御注孝經集義並注一卷》後，4行藏文，是漢文的音譯。

S. 3842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vgo gyu le bris”。

S. 3991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後，6行藏文，開頭是“nyi ma la shar phyog……”（漢譯：太陽，東方……），中間還有南方、西方、北方等藏文名詞；第5行是“sangs rgyas dang chyang chub”（漢譯：佛和菩薩）；最後一行是“mngon”（漢譯：明白、顯露、顯現）。

S. 4243

漢文《念珠歌》前，4行藏文，似乎是漢文的藏文音譯，其後的漢文前3行後均有藏文對音。

S. 4243v

3行藏文，模糊不清。

S. 4474v

漢文回向文後，6行藏文，由“rgyal bavi sras gyi”（漢譯：王子的）等詞看，可能是王統世系的一部分。

S. 5212v

漢文《妙法蓮華經》背面，10行藏文，前4行似乎是漢文音寫，第5-6行為“rgya skad du bar yong shin civu kyeng/bod skad du vphags pa snang brgyad c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 mdo/vdi skad bdag gyis thos pa dus gcig na”（漢譯：梵文名??/藏文名大乘八相經/如是所聞，爾時）；第7行亦是“rgya gar gyi skad du ……”；後3行是“myivi vjig nyin gi khams na/ri rab theng vbum zhig gnas/kun yang vdra bar gnyi □ zla……”（漢譯：一切眾生/須彌山十億處/眾生皆同兩個□月……）。

S. 5227v

漢文《禮阿彌陀經佛文》背面，2行藏文，模糊不清，行末有“vprul gyi lha brtsan po khri gtsug ste”（漢譯：天之化身贊普赤祖德），可能與S. 3810 上的文字同時期寫的文獻。

S. 5574

漢文《基經一卷》末，藏文抄寫者題記“ban de spabi vdris vo”。

S. 5603

漢文《楞伽經疏》，部分行間有藏文對照。

S. 5721v

漢文《數量功德經說》背面，4行藏文，橫寫。開頭是“nang rje po blon stag stong jigs gyi zhas……”。

S. 5790v

2行藏文，開頭亦是“nang rje po ……”（漢譯：大臣）。

S. 5815v

2行漢文佛經題名“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後、2個漢文“大般”，下有1行藏文“na mo bag te a ba rom ta a yu……”等咒語。

S. 6386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一十四》背面，6行藏文，前4行是草寫，第5行為藏文字母“ka kha ga nga ca cha ja”等。

S. 6430v

漢文《大乘無量壽經》背面，1行藏文“dpal gyi dam pa bla na myed pa vjam bavi dbyangs”（漢譯：妙吉祥無上文殊師利）。

S. 6517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六》背面，1行藏文“gnyi ba dra ma skyes rgyag pa la zogs”。

S. 6531

殘片，2行漢文《前生修福今得聞詩》後，3個藏文“bdag ni myivi”（漢譯：我本人的）

S. 6573v

漢文《大般涅槃經卷第七》背面，2行藏文。第1行是“chos thams cad yod par smras”（漢譯：說一切有部）；第2行較模糊，有“bcom la (ltan) vdas gyis”（世尊）一詞。

S. 6585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幾處藏文，共11行，另有1行漢文“如恒河中所有沙”，顯然是正面佛經的一部分。

S. 6588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八》背面，2處藏文，一處為橫寫，共5行，藏文陀羅尼；另一處是豎寫，共17行，字跡清晰工整，亦是藏文陀羅尼。

S. 6702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後，藏文抄寫者題記“ding byen kyen bris”。

S. 6878v

圓形說明十二重，由12個圖組成，占卜書，每幅圖旁邊是幾行說明文。

S. 7133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八十六》背面，18行藏文，首殘。

Vol. 69. fol. 17 (IOL. C. 110)

殘片，藏文1行，其旁有1行豎寫漢文“郎君須立？”。

Vol. 72. fol. 72 (IOL. C. 133V)

殘片，藏文音寫佛經，4行。

俄 Дx00067

分兩葉，一葉是藏文空心字，另一葉是“kyis kyi kyi”等字母。

俄 Дx00538v

漢文《佛說無常經經名和蘭亭序雜寫》背面，一行漢文“大元明佛”後有1行藏文“sha cuvi ??”（漢譯：沙州??）。

俄 Дx00785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後，藏文抄寫者題記“bang brar brar bris”。

俄 Дx00883Cv

藏文殘字。

俄 Дx01250

藏文陀羅尼，3個字。

俄 Дх01898Дх10241v

2塊殘片，分別是2行和3漢藏文。

俄 Дх02302B

殘片。共11個殘行。

俄 Дх03111v

殘片，共6個殘行，字體草寫。

俄 Дх05179

殘片，共5個殘行，看到“bod”（西藏），“hor pa”（藏北牧民）等詞。

俄 Дх05500v

漢文佛經背面，4行藏文，字跡整齊。開頭是“nang rje po blon bzang dang dang/blon lcab zher dang……”，均是大臣的名字。

俄 Дх06012

殘片，漢文雜寫旁邊，有藏文字母習字。

俄 Дх06396v

殘片，漢文佛經背面，藏文3行，有“gzong”（鑿子），“nyi shu”（二十），“beu gchig”（十一）等詞。

俄 Дх06721

殘片，5行藏文，前有1行漢文“所說皆大歡喜口奉行”，藏文第2-3行間有1行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Дх06721v

5行藏文，字跡與正面相同。

俄 Дх07222

殘葉，藏文佛經6行，字跡清晰工整。

俄 Дх07230

4行藏文，一段佛經。

俄 Дх07230v

4行藏文，與正面字跡相似，應屬同一佛經。

俄 Дх07759v

殘片，漢文世俗文獻背面，藏文5行。

俄 Дх08542v

漢文佛經背面，3個殘行藏文。

俄 Дх08655v

殘葉，共11行文字，第6、7行是字母“ge”和“ji”的習字，第8行是漢文“口化三千七十二爾時妙言”。

俄 Дх09533

2行藏文，後邊有一行漢文“大般若經第廿六秩次第十卷冊四秩口”。

俄 Φ103v

漢文雜寫“周興嗣”後，1行藏文。

俄 Φ105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1行藏文“vcom ldan vdas dang phab thud de cin dang an shan dang da ci dang khar da bal”（世尊和若干人名）。

俄 Φ154v

漢文《佛說佛名經卷第九》背面，藏文字母，字跡不清。

俄 Φ325v

漢文《尼律藏第二分卷第四》背面，72行藏文祈禱文。

## 二、回鶻文

敦煌歷史上，回鶻人曾有過長達幾個世紀的活動，還建立地方政權。從公元5世紀起，就有回鶻的先人鐵勒和高車人居住在這裏。公元840年，漠北的回鶻汗國受到北部黠戛斯的打擊，大舉西遷，一部分進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及其週圍，一部分到達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的天山東部。這兩部分回鶻部落於9世紀後半葉形成甘州回鶻與西州回鶻政權。兩個回鶻勢力間夾敦煌，與歸義軍政權關係密切、交往頻繁，因此敦煌文書中有許多回鶻史料以及一些回鶻文和突厥化的粟特語文書。敦煌出土回鶻文文獻較為完整者約有60件，其中，有19件為世俗文書，主要是往來書信與商品帳目之類。另有一定數量的摩尼教文獻和少量未能確定性質的宗教典籍。其餘為佛教文獻，比較重要的有《善惡兩王子的故事》、《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阿彌陀王本生故事》等。而敦煌漢文文獻背面或前後也留有數量可觀的回鶻文文獻。

P. 2782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四》前，有2行回鶻文。

P. 2909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六十》背面，7行回鶻文，字跡工整清晰。

P. 2961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觀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五》背面，字跡清晰的6行回鶻文。

P. 2969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回鶻文11行，謎語或者諺語<sup>④</sup>。字跡整齊。

P. 2988v

漢文《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背面，由19行、6行、5行三部分組成的回鶻文獻，與P. 2909v背面回鶻文一同為由西州回鶻使者所寫在發願文<sup>⑤</sup>。字跡清晰。

P. 2998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一》背面，18行，由於闡國使者寫的發願文，據“馬歲五月”題記，屬982年的文書<sup>⑥</sup>。工整清晰。

P. 3046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四十七》背面，由18+10行組成的《佚名氏于沙州書帳單》。字跡清晰。

P. 3049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98行回鶻文，摩尼教文書和兩件書信草稿<sup>⑨</sup>。

P. 3071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二信解品第四》背面，19行回鶻文摩尼教讚美詩及教史名錄。字跡工整。

P. 3072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背面，13行回鶻文摩尼教懺悔文，有漢文“乾明寺藏印”的印章。

P. 3073v

漢文佛教名詞後面，1行回鶻文題記，其後是2行草寫藏文，字體與其正面藏文同，屬同一文獻。

P. 3076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序品第一》背面，9行回鶻文發願文。

P. 3134v

回鶻文《毛織物入破曆》，24行，回鶻語與粟特語並用<sup>⑩</sup>。

P. 3407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第四》背面，15行回鶻文摩尼教文書。

P. 3509

《善惡兩王子故事》，共40葉，每葉分兩欄，每欄7–8行，每行字數大約5–6個字。

P. 3517 (P. ouig. 13)

《歸命諸佛藏文》，14行。

P. 4521

每葉分兩欄，第一葉13行回鶻文後有一佛像，餘有913行。每葉上標有漢字“一、二、三”等頁碼，顯然沒有把有佛像的13行回鶻文當作第一葉。第二十葉上有一佛像，第三十葉上有曼陀羅圖，最後一葉的前一欄是圍紙邊書寫，後一欄的下方有曼陀羅圖。經文中有漢字“菩薩、修行”等譯文。由文末的漢文譯文“大般若經”和“六”“終”等字判斷此經為《大般若經卷六》。草體。據日本學者森安孝夫先生研究<sup>⑪</sup>，此號文獻與斯坦因所獲Ch. xix. 001–002（現編號為Or. 8212–75A/75B）一同出土於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伯希和編181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464窟），屬元代寫本。

S. 1360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回鶻文4行。

S. 3853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背面，5行回鶻文。

S. 4083

漢文《佛說藥師琉璃光經一卷》末，2行回鶻文，其後是漢文題名“佛說藥師琉璃光經一卷”。

S. 5863v

殘卷，漢文《河西邊政關係文書》背面，13行回鶻文，卷上端有8個漢文。

俄 Дх00200v

殘片，2行漢文佛經背面，3行回鶻文，前2行已劃掉。

俄 Дх00580Дх00582Дх00584v

1行回鶻文。

俄 Дх00581v

2行回鶻文題記。

俄 Дх02876v

4行漢文後，1行回鶻文。

俄 Дх03198v

殘片，3行漢文佛經背面，3行回鶻文。

俄 Дх03223v

漢文《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卷第十二》背面，3行回鶻文，前2行似乎劃掉。

俄 Дх03224v

13行漢文《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背面，13行回鶻文，第5-7行字跡較粗，與剩餘文字有所不同。

俄 Дх03225v

漢文《妙法蓮華經妙法師功德品第十九》背面，3行回鶻文。

俄 Дх03226v

14行漢文《放光般若經隨真知識品第五十二》背面，15行回鶻文。

俄 Дх03310v

殘片，2行漢文佛經背面，5行回鶻文。

俄 Дх03650v

殘片，6行漢文佛經背面，8行回鶻文。

俄 Дх03651v

殘片，8行漢文佛經背面，18行回鶻文，字跡不清。

俄 Дх03652v

殘片，2行漢文佛經背面，1行回鶻文，旁有幾個回鶻文字母。

俄 Дх03653v

殘片，8行漢文佛經背面，8行回鶻文。

俄 Дх03654v

8行漢文佛經背面，5行回鶻文，另有一行爲漢文對照。

俄 Дх03655v

殘片，8行漢文佛經背面，2行豎寫和2行橫寫回鶻文。

俄 Дх03673v

殘片，2行漢文佛經背面，3行回鶻文。

俄 Дх05227

殘片，3個回鶻文，是漢文文獻上的裱紙。

俄 Дх05404v

殘片，漢文文獻背面，幾個回鶻文。

俄 Дх06273v

殘葉，漢文佛經背面，35行回鶻文，字體草寫。

俄 Дх06279

三角型殘片，4個殘行。

俄 Дх06316v

殘片，漢文《金光明經三身分別品第三》背面，2行回鶻文。

俄 Дх06354v

殘片，漢文佛經背面，8行回鶻文。

俄 Дх06484v

殘片，漢文佛經背面，2行回鶻文。

俄 Дх06489

殘片，10行回鶻文。

俄 Дх06489v

漢回鶻文對照，5個雙行。

俄 Дх06523v

漢文佛經背面，6行回鶻文。

俄 Дх06811

殘片，3行回鶻文。

俄 Дх06811v

殘片，3行回鶻文。

俄 Дх06851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幾個回鶻文，模糊不清。

俄 Дх06910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4個殘行。

俄 Дх06951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4行回鶻文。

俄 Дх06957v

漢文殘片背面，3個殘行。

俄 Дх06964

殘片，幾行漢文後有1行回鶻文。

俄 Дх06964v

殘片，1行字母。

俄 Дх06997v

漢文佛經背面，4行回鶻文。

俄 Дх07038v

漢文殘片背面，幾個回鶻文字。

俄 Дх07100v

漢文佛經背面，1行回鶻文。

俄 Дх07116Дх07120v

漢文佛經背面，9行回鶻文。

俄 Дх07147v

漢文佛經殘葉背面，4行回鶻文。

俄 Дх07232v

一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251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253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262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5行，殘字。

俄 Дх07278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347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356

殘片，4行回鶻文，字跡清晰工整。

俄 Дх07356v

3個殘行。

俄 Дх07361v

漢文佛經背面，5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450v

漢文殘片背面，3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582v

漢文殘片背面，有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645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669v

漢文佛經背面，8個回鶻文殘行。

俄 Дх07735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868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870

漢文文書背面，回鶻文 5 行，模糊不清。

俄 Дх07873

3 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874

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7874v

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074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075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089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100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若干行，行間隱約看見漢文“佛”。

俄 Дх08109

漢文殘片背面，殘字。

俄 Дх08149v

漢文殘片背面，殘字。

俄 Дх08156 v

漢文殘片背面，殘字。

俄 Дх08319v

漢文殘片背面的回鶻文，6 個殘行。

俄 Дх08344v

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 7 個殘行。

俄 Дх08431v

漢文《說無垢稱經卷第二》斷片背面，7 行回鶻文。

俄 Дх08536v

漢文佛經背面，9 個回鶻文殘行。

俄 Дх08549v

殘片，漢文“無量”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647v

漢文佛經背面，4 個回鶻文殘行。

俄 Дх08650v

漢文文書背面，5 行回鶻文。

俄 Дх08651

殘片，3 行回鶻文後有一行漢文“無學眾能養調伏口大象王得”。

俄 Дх08651v

- 殘片，4個殘行。  
俄 Дх08790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818v  
漢文殘片背面，3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8820v  
漢文殘片背面，4個殘行。  
俄 Дх09063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雜寫。  
俄 Дх09153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176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434v  
漢文殘片背面，10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435v  
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5行。  
俄 Дх09520  
殘片，10行回鶻文，字跡清晰工整。  
俄 Дх09521v  
殘片，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523v  
漢文佛經背面，14行回鶻文。  
俄 Дх09527Дх09530v  
漢文佛名經背面，15行回鶻文。  
俄 Дх09528v  
漢文《維摩詰所說經》背面，6行回鶻文。  
俄 Дх09529v  
漢文殘片背面，回鶻文6行。  
俄 Дх09534v  
漢文佛經背面，6行回鶻文。  
俄 Дх09535Дх09536v  
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6行，行間不齊。  
俄 Дх09538v  
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539Дх09562v  
殘片，兩個號合成的文獻，8行。  
俄 Дх09540v

漢文佛經背面，5行回鶻文。

俄 Дх09541в

漢文佛經背面，6個回鶻文殘行。

俄 Дх09542в

漢文佛經背面，7行回鶻文。

俄 Дх09543в

漢文文獻背面，回鶻文雜寫。

俄 Дх09544

殘片，4行回鶻文。

俄 Дх09545в

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3行。

俄 Дх09548

回鶻文2行，後面有一行漢文“弘明集卷第八”。

俄 Дх09548в

2行回鶻文，與其正面字跡相同。

俄 Дх09549в

漢文雜寫“惠登如明”背面，8行整齊工整的回鶻文。

俄 Дх09550в

漢文佛經背面，6行回鶻文，後有于闐文殘行。

俄 Дх09552Дх09564в

9行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11行。

俄 Дх09553в

6行漢文佛經背面，3行回鶻文。

俄 Дх09554в

8行漢文佛經背面，回鶻文3個殘行。

俄 Дх09555в

8行漢文佛經背面，7行回鶻文。

俄 Дх09556в

11行漢文佛經背面，23行回鶻文。

俄 Дх09558в

16行漢文《妙法蓮華經》背面，12行回鶻文，字體鉅大。

俄 Дх09560в

6行漢文佛經背面，3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1в

9行漢文佛經背面，13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3в

11行漢文佛經背面，19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5

5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6

5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7

10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68v

7 行漢文佛經背面，2 行回鶻文，字跡較淺。

俄 Дх09569v

12 行漢文佛經背面，4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70v

8 行漢文佛經背面，9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71v

11 行漢文佛經背面，9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73v

7 行漢文佛經背面，7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74v

7 行漢文佛經背面，7 行回鶻文，殘字。

俄 Дх09576v

10 行漢文佛經背面，2 行回鶻文。

俄 Дх09578v

3 行漢文佛經背面，4 行回鶻文。

俄 Ф158

漢文《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末，2 行回鶻文題記。

俄 Ф158v

回鶻文題記共 6 行。

俄 Ф170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六》背面，4 行回鶻文題記。

俄 Э1R

殘片，7 行回鶻文。

俄 Э1v

殘片，7 行回鶻文。

俄 Э2v

5 行漢文佛經殘片背面，7 行回鶻文。

俄 Э3v

3 行漢文佛經殘片背面，1 行回鶻文。

俄 Э4v

7 行漢文殘片背面，1 行回鶻文，殘字。

俄 Э5v

4 行漢文佛經殘片背面，5 行回鶻文。

俄 36v

回鶻文殘字。

俄 38R

3 行回鶻文。

俄 38v

3 行回鶻文，間有其他文字。

### 三、于闐文

于闐位於塔里木盆地南沿，是漢唐時的西域強國。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于闐曾一度被佔領。歸義軍時期，尤其曹氏歸義軍與于闐國結成婚姻關係，于闐王李聖天娶曹議金女，曹延祿又娶于闐金玉國皇帝第三女，雙方保持十分緊密的交往。現存于闐文文獻主要有佛教文獻、醫學文獻、文學作品以及世俗文書。出土地可分兩處，一是和田及其周邊遺跡，另一處即敦煌。佛教文獻中有《金光明經》、《僧伽吒經》、《首楞嚴三昧經》、《維摩經》、《大乘無量壽經》、《理趣經》、《藥師經》、《法身經》、《出生無邊門陀羅尼》、《智炬陀羅尼》、《金剛般若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等 20 多部。中《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疏》、《無量壽宗要經》、《普賢行願贊》、《賢劫經》、《善門陀羅尼經》、《右繞佛塔功德經》、《法華經綱要》等，出土於敦煌，分藏於大英圖書館和巴黎圖書館。而敦煌漢文文獻背面或前後所寫于闐文文獻，除零散的佛教文獻外，主要有使節往來的書信以及詩歌、經濟文書等。

P. 2022v

情詩，62 行，詩中有幾處花紋。

P. 2023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背面，于闐文禮佛發願文，首殘，16 行。

P. 2024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天頭地腳有于闐文的《有關旅程及行裝之牒文》。

P. 2024v

《有關旅程及行裝之牒文》，首殘，共 60 行。

P. 2025v

正面是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背面的于闐文為三種文獻：

a、第一葉一半為信札殘文。

b、從第一葉一部分到其餘 68 行，均是情詩。

c、《善財王子須達擎譬喻經》，188 行。

P. 2026v

正面是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背面的于闐文為四種文獻：

a、禮佛偈頌，共 60 行。

b、佛名經，29行，末尾有漢文“于闐班上監供養”題記和佛像畫2幅。另有雜寫漢文姓氏6行。

c、禮佛偈頌，10行。後有1行漢文“張張智羅都”。

d、陀羅尼，21行，中有1行漢文題記“維大晉天福拾年乙巳歲”。

P. 2027v

正面是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背面的于闐文為三種文獻：

a、第一葉有人名雜寫、懷故國詩和《致于闐親朋之韻體書信》，共17行。

b、其餘《致于闐親朋之韻體書信》，共50行。

c、佛名經，18行。

P. 2028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三十》背面，于闐文音節與書儀用語習字。首殘，105行。

P. 2029

共4欄，前2欄和後1欄均5行，第3欄為6行。兩種文獻：

a、法華經綱要，10行。

b、陀羅尼，11行。

P. 2030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八十九》背面，于闐文書儀，殘，橫寫3行。

P. 2031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二十七》背面，《于闐使臣上本朝王廷表》，橫寫23行。

P. 2739v

正面是漢文《大智度論卷第七十四、第七十五》。背面：

a、首殘，文書，38行。

b、詩，19行。

P. 2740v

漢文《大乘無量壽經》背面，嗚咀羅神變文獻，15行。

P. 2741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背面，《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奏甘州突厥動亂書》，135行。

P. 2742v

漢文《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三》背面，于闐文佛名經，尾殘，62行，行間有倒寫的漢字“南無大”和“南無師子佛”。

P. 2745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八》背面，于闐文文書，殘，10行。

P. 2781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一》背面，于闐文《羅摩故事》，首殘，93行，有一處卷天頭也有于闐文。

P. 2782v

正面是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四》。背面：

a、《妙法蓮華經綱要》，66 行。

b、陀羅尼，20 行。

c、僧人信札和《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共 6 行。

P. 2783v

漢文《妙法蓮華經殘卷第一》背面，于闐文《羅摩故事》，94 行。

P. 2784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背面，于闐文《善財譬喻經》，9 行。

P. 2785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24 行于闐文文獻，殘。

P. 2786

漢文《維摩詰經》末尾，有 3 行于闐文。

P. 2786v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共 246 行，中間有 2 行有劃掉的痕跡。

P. 2787v

漢文《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背面，《尉遲僧伽羅摩王頌詞》，首殘，末尾有《迦膩色迦王傳說》，共 193 行，頭 2 行為殘行。

P. 2788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二十七》行間，有 1 行于闐文。

P. 2788v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橫寫 11 行。

P. 2789vb

漢文《和戒文》後，于闐文文書 31 行，中間有劃掉 2 行的痕跡。

P. 2790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八十四》卷末，有 4 行于闐文佛教文獻，是卷軸卷的燕尾部分。

P. 2790vb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末尾有佛教文獻，共 139 行。

P. 2798v

正面是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六十九》。背面：

a、于闐文習字 120 行。

b、《阿育王傳說》和《阿育王傳說題記》，共 106 行。

P. 2800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九十四》背面，于闐文歸依三寶文，23 行。

P. 2801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一》背面，于闐文《羅摩故事》，69 行。筆跡與 P. 2781v 和 P. 2783v 相同，似乎可以綴合。

P. 2834v

漢文《說一切有部順正論卷第五》背面，于闐文書和《商人難陀的故事》，首殘，共 58 行。

P. 2855c

漢文《迴向發願文》後，于闐文《阿難陀目卻 Nirhāri 陀羅尼》，共 24 行。

P. 2855vb

陀羅尼 2 行。

P. 2889v

漢文《須摩提長者經》背面，于闐文藥方 17 行，末有 1 行漢文《須摩提長者》題鑒。

P. 2891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七》背面，遊方僧人詩，首尾殘，43 行。

P. 2892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一十》背面，《悉曇娑羅》和《突厥于闐雙語詞匯表》，首殘，共 184 行。

P. 2893v

正面是漢文《報恩經卷第四》。背面：

a、發願文，首殘，頭幾行模糊不清，有 5 行較為清晰。

b、尾殘，醫藥文獻，154 行。

P. 2895v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于闐文抒情詩，41 行，卷尾類似燕尾，兩角已磨損成圓形。

P. 2896v

正面是漢文《大乘密嚴經卷中妙身品第二之餘》。背面有：

a、《善財譬喻經》，首殘，橫寫 1 行。

b、《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31 行，卷天頭亦有一行于闐文。間有漢文雜寫。

c、抒情詩，35 行。行間有一匹馬圖。

P. 2897v

正面是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

a、佛教文獻，首殘，11 行，頭 4 行為殘行。

b、于闐使臣報告雜抄，30 行。

P. 2898v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背面，《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14 行，字跡不清。

P. 2900v

漢文《藥師經》背面，于闐文佛名經，9 行。

P. 2906

漢文《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卷天頭有于闐文。

P. 2906v

首尾殘，佛名經，31行。

P. 2910v

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背面，于闐文佛名經，尾殘，36行。

P. 2921

漢文《和戒文一本》卷首，有1行于闐文。

P. 2925v

正面是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背面：

a、佛名經，58行。

b、《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4行。

P. 2927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一》背面，于闐文3個殘行；漢語于闐語詞匯表，共26行；文書，共26行。

P. 2928v

漢文《佛說藥師經一卷》背面，《凡夫俗子和貴臣之女的愛情故事詩》，首殘，42行，卷末亦有幾個字。

P. 2929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背面，于闐人發願文，21行。

P. 2933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八大吉祥天女增長財物品第十七》背面，佛陀弟子大劫寶那的故事詩，殘，10行，卷下端有漢文“天子皇帝皇后”。

P. 2936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滅業章品第五》背面，抒情詩，11行，卷天頭殘。

P. 2949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二、譬喻品第三》背面，于闐文《賢劫千佛名經序》，18行。

P. 2956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十》背面，抒情詩，首殘，76行，中間有一行被劃掉，頭3行是殘行。

P. 2957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三藥草喻品第五》卷天頭、地腳有幾處于闐文。

P. 2957v

不知名的文獻和《善財譬喻經》、文書，首殘，共175行。

P. 2958

漢文《金光明經卷第二》，天頭有1行于闐文。

P. 2958v

a、《阿育王傳說》，120行。

b、《于闐使臣上沙州敦煌王書》，12行。

c、書信，8行。

d、《于闐使上沙州官府書》，9行。

e、《甘州可汗致于闐金汗書》，33行。

f、《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共46行

P. 3510

a、《從德太子禮懺發願文》，小葉片，每葉5行，共8葉。

b、禮懺文，小葉片，每葉5行，共2葉。

c、般若心經，小葉片，每葉5行，共7葉。

d、陀羅尼（于闐體梵文），1葉5行。

P. 3513

經折裝，有封面。共5種文獻，每一文獻結束後有一空白葉。

a、佛名經，共12葉，除了第11葉背面是2行和最後一葉為空白外，其餘均是每葉4行。

b、《般若心經疏》，31葉，每葉4行，最後一葉為空白。

c、《普賢行願贊》，16葉，最後1葉是空白和第15葉背面是2行外，其餘均是每葉4行。

d、《金光明最勝王經懺悔品》，18葉，最後一葉的正面是2行和背面是空白外，其餘亦4行。

e、禮懺文，9葉，最後一葉的背面是空白外，其餘也是4行。

P. 3861

發願文。分欄，3行，烏絲欄。

P. 4068v

漢文《妙法蓮華經》背面，共9行，殘。

P. 4089

正背面書寫，一角殘，共40行。

P. 4091

朱印上書寫的于闐文，7行。

P. 4099

a、開頭紙張黑暗，字跡不清，清晰的有451行。

b、卷有殘破，橫寫，清晰的有31行。

P. 4518

多闍天王像下，3行于闐文。

P. 4649v

殘卷，共19行。

P. 5014

5塊殘片。

P. 5532

看似于闐文習字，首殘，共53行。

P. 5535

7 行于闡文，前有 1 行漢文題記“大寶于闡國進奏使司空劉再升”。

P. 5536v

漢文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八十七》背面，11 行于闡文，殘。另有兩塊殘片正背面各有 6 和 8 行于闡文。

P. 5537v

漢文《辯中邊論頌》背面，76 行于闡文。

P. 5538

84 行于闡文，字跡工整。第 50 行和卷末均有漢文方塊印章，卷末亦有很大的漢文“勅”。

P. 5538v

首殘，共 87 行。

P. 5597

殘片，有 5 行于闡文。

Ch. 00217

漢于闡文對照《護諸童子女神符》，正背共 6 幅。冊葉上端為文字，下端是圖。

Ch. 0047 (IOL. C. 111)

《某寺便粟油曆》和漢文雜寫的上端，5 行于闡文。

S. 2115v

漢文《大般涅槃經卷第四》背面，于闡文 49 行，似乎是于闡文字母習字。

S. 2469v

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背面，7 行于闡文，有幾處漢文。

S. 2471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八十七》卷首，3 行于闡文，看似均是字母。卷末有 2 行于闡文。

S. 2471v

首殘，共 302 行，中間的不同字跡和殘行說明是由若干個文獻組成。

S. 2529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背面，151 行于闡文。

S. 5212v

漢文《妙法蓮華經》背面，與 10 行藏文一同有 16 行于闡文，其前有 2 個藏文“bod skad”（漢譯：藏語）。

S. 6701v

漢文《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三》背面，22 行于闡文。

俄 𠂇07302

殘片，4 行于闡文，殘字。

## 四、粟特文

粟特地處中亞中部，其地北鄰遊牧部落，南通印度，西通波斯、羅馬，東連中國，自古處在東西交通要道上。粟特人善於商業活動，3世紀起與中國發生關係，唐代在鄯善就有粟特聚落。粟特商隊所到之處，均將留下粟特文化的痕跡。斯坦因曾在漢代長城烽燧中獲得約2世紀時期的漢—粟特文古信札。敦煌藏經洞所出土大多數粟特文文獻，被斯坦因、伯希和劫走，多為基督教、摩尼教、佛教等宗教內容。

P. 2020 (P. sogd. 009)

粟特文《佛與淨主人關於十二相的對話》，尾殘，共147行。字跡清晰工整。

P. 2021 (P. sogd. 010)

佛經，共36行，尾殘。字跡工整清晰。

P. 3511 (P. sogd. 1)

a、長卷，《吠桑檀多本生經》，1515行，其中1049行和1061行後殘。字跡清晰工整。

b、(P. sogd. 2)，長卷，《戒食肉經》，1237行。

c、(P. sogd. 3)，咒術書，210行。

P. 3512 (P. sogd. 18)

《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尾殘，24行。

P. 3512 (P. sogd. 18) v

《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首殘，4行。

P. 3515A (P. sogd. 5)

a、《長爪梵志問經》，89行。

b、首尾殘，受八齋戒儀，包括殘行共39行。

P. 3515B (P. sogd. 17) v

佛典，殘，包括殘行共42行

P. 3516 (P. sogd. 4)

《善惡因果經》，共571行，字跡工整清晰。文末有漢文題記“善惡因果經”。

P. 3516 (P. sogd. 4) v

《善惡因果經》，1行。

P. 3518 (P. sogd. 7)

《不空羈索神咒心經》，首殘，233行。

P. 3519 (P. sogd. 6)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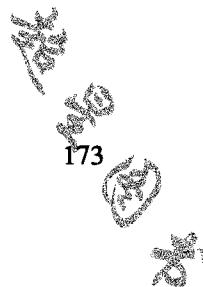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197行。155和156行後有漢文對譯。

P. 3520 (P. sogd. 8)

《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贊》，203行。

P. 3521 (P. sogd. 11)

《究竟大悲經》，35行。



S. 1084vb

幾處漢文文獻中，有 5 行粟特文。

俄 Дх07319

殘片，粟特文 3 行，殘字。

## 五、其他

敦煌非漢文文獻中，除上述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外，還可見梵文、不知名文以及非敦煌出土的察合台文等。由於數量不多，在此一併介紹。

P. 2778

梵漢對音陀羅尼，共 11 行，橫寫，有方格。

P. 4577

殘片，梵文橫寫 2 行，其旁有一行漢文“大明咒藏摩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後 2 行梵文間有 1 行漢文。

Ch. 00151

《觀自在菩薩千轉滅罪陀羅尼》（木刻），以梵文為主，旁有 3 行漢文。

Ch. 00152

《無量壽陀羅尼》（木刻），以梵文為主，旁有 4 行漢文。

俄 Дх01389v

法舍利真言木印，梵漢雙語。

P. 3533 (P. kout. DA/M. 507)

殘片，每殘葉高寬度和行數不等，由筆跡判斷是幾個不同文獻。正面共有 446 行；背面也有若干行龜茲文。中有漢文《唐某年二月廿八日貼》。

俄 Φ246Av

漢文《正法華方等經》背面，22 行察合台文，字跡不清。

俄 Φ246B

5 行察合台文。

俄 Φ246C

3 行察合台文。

俄 Φ246Cv

3 行察合台文。

S. 2507v

不知名文。

斯坦因碎片 194 號

不知名文。

俄 Дх06934v

漢文佛經殘片背面，有 5 個殘行。

俄 Дх08648v

漢文殘片背面，字跡雜亂。

俄 Дx10016v

3行漢文殘片背面，4行，似乎是于闐文。

俄 Дx10733

較為完整的卷子，不知何文的4行字。

由上，我們可總結出幾點規律：

一、無論是哪一文種，均以佛教文獻居多，充分體現敦煌地區是佛教聖地的特點，而多文種佛教文獻集中於此，也反映出敦煌地區多民族文化的交叉與通融。

二、同一件寫卷上出現兩個文種不同的非漢文獻，反映該卷子的先後流傳過程。如，P. 2969v 為 11 行回鶻文文獻間有 2 行藏文，仔細觀察則發現回鶻文寫在藏文上面，說明回鶻文是利用曾有兩行藏文的 P. 2969 號背面而成，這是一件從吐蕃統治之前一直流傳到歸義軍時期的寫卷。再如，P. 3073v，前有 10 行漢文佛教名字，之後是 1 行回鶻文，最後有 2 行藏文。然而，藏文字體與該號正面的藏文字體同，屬於同一文獻《庫公珠致僧錄帖》。由此判斷，背面文獻雖然是回鶻文在前，但不能認為回鶻文書寫年代早於吐蕃文，該卷子主題部分是吐蕃統治時期，後歸義軍時期仍在上書寫。

三、仔細分析漢文文獻中的藏文文獻，我們亦可總結出幾個特點：1、漢藏文對照文獻較多，包括佛教術語、地名、物名、東西南北方向名稱的漢藏文對照，這是因佛教文獻的翻譯以及漢藏人民相互交流的需要所產生的文獻；2、藏文字母習字較多，反映了藏文的普及程度及敦煌地區漢人學藏文所留下的痕跡；3、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具多，經文大多為漢文，抄寫者有的是漢人名，有的則是藏人名，可見漢文抄寫工作中既有漢人，也有藏人，而漢人抄寫者也用藏文留下題記，反映了吐蕃佔領敦煌時期藏文的普及程度。

#### 注釋：

- ①《敦煌學輯刊》1981 年第 2 集。
- ②《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
- ③請參考烏瑞著，耿昇譯《吐蕃統治結束後甘州和于闐官府中使用藏語的情況》。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譯叢》（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 ④法國藏敦煌遺書吐蕃文文獻由王堯先生主編成《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英國藏敦煌藏文文獻則由日本東洋文庫編成《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獻解題目錄》。
- ⑤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8 頁。
- ⑥同上，第 268 頁。
- ⑦見饒宗頤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2 頁。
- ⑧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1 頁。
- ⑨同上，第 144 頁。
- ⑩同上，第 264 頁。
- ⑪《敦煌寶藏》中標目《道家上清經類真跡》，而《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中則是《登真隱決》。
- ⑫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43 頁。

- ⑬ 同上，第 136 頁。
- ⑭ 同上，第 156 頁。
- ⑮ 同上。
- ⑯ 同上，第 40 頁。
- ⑰ 同上。
- ⑱ 同上，第 143 頁。
- ⑲ 同上。
- ⑳ 王堯、陳賤譯注：《敦煌吐蕃文獻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 頁。
- ㉑ 同上，第 169 頁。
- ㉒ 同上，第 167 頁。
- ㉓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1 頁。
- ㉔ 同上，第 27 頁。
- ㉕ 同上。
- ㉖ 同上，第 155 頁。
- ㉗ 同上。
- ㉘ 同上，第 29 頁。
- ㉙ 同上，第 52 頁。
- ㉚ 同上，第 10 頁。
- ㉛ 見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9 頁。
- ㉜ 同上，第 98 頁。
- ㉝ 同上，第 137 頁。
- ㉞ 同上，第 45 頁。
- ㉟ 同上。
- ㉟ 同上，第 146 頁。
- ㉢ 同上，第 150 頁。
- ㉣ 同上，第 166 頁。
- ㉤ 同上，第 146 頁。
- ㉥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46 頁。
- ㉦ 同上，第 137 頁。
- ㉧ 同上，第 113 頁。
- ㉨ 同上。
- ㉩ 《敦煌寶藏》中標為《星占書》。
- ㉪ 榮新江《通頰考》，《文史》1990 年第 33 輯，楊富學、楊銘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民族卷（一），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2 ~ 131 頁。
- ㉫ 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大東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2 頁。
- ㉬ 同上。
- ㉭ 同上，第 23 頁。
- ㉮ 同上。
- ㉯ 同上，第 24 頁。
- ㉰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獻》，山口瑞峰編：《講座敦煌》（6），大東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 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敦煌組）